

陈谷一 著



我們 相遇

銀河出版社

THE MILKY WAY PUBLISHING CO.,

我们相遇

陈谷一 著



银河出版社

THE MILKY WAY PUBLISHING CO.,

書 名：我們相遇
作 者：陳谷一

出 版 者：銀河出版社
特約編審：李 兆
地 址：香港銅鑼灣郵政 31130 號信箱
規 格：850×1168 1/32 印張：5.5
字 數：13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62-475-703-8

定 價：港 幣 12.00 元
人民幣 10.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部描写婚外恋情的长篇小说。

一男一女爱得难舍难分时，作家已将家庭、伦理、亲情等融会于他们的故事当中，并对市委书记、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副刊部主任等相处人物描绘涉及，是现代人的灵魂状态和生存本相的透视，也是转型期社会生活的人生理念之歌。

文学小传

陈谷一，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作家。1942年6月生于贵州省赤水县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在县内读完小学、初级中学。以后考入外地学校。再后又回到故乡，在农业中学任教。1986年1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及《文学报》社关照下，经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要“吸收为国家干部”的批示，破格将他从民办农业中学调出，安排到群众文化艺术部门工作。

1958年3月1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第一首诗。此后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著有诗歌、散文、小说二三百万字。发表或出版长篇小说、诗集等十余部。主要著作《地债》及一部分作品已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收藏借阅。有作品译成外国文字。获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学奖及全国征文奖等十余种，被中共赤水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突出贡献专业人才”荣誉称号。

自序

最近几年，有人在作品中描写性爱和婚外情。这类小说起初颇遭人非议，继而也就相安无事了。有人读过这类小说后，批评我的小说写得太严肃，不写当今社会问题，于是我赌气便把听到的这个故事写了出来。

我在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

2001年7月，我和来自北京、杭州、成都、银川、乌鲁木齐等地的8位作家一起在北戴河休假。我们住在中国作家协会建在北戴河的“创作之家”。我们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创作之家很小：几幢别墅楼，十几套房间。工作人员少：一个主任，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一个厨师，两个驾驶员。至于门卫和餐厅、住宿部服务员，是招聘暑假打工的女学生。北戴河冬、春季很冷，创作之家冬、春季关闭，所以他们历年都使用临时的服务员。我们由家属陪着千里迢迢来北戴河休息，大家都想玩痛快点，于是游览、散步、闲聊、下海洗澡等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美丽的山海风光和温暖清凉的气候条件令作家们憧憬迷恋，我们都不想在这时候做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情。我们住的大院里，在草坪与花圃旁边，有一棵青枝绿叶的核桃树，人们常坐在核桃树下聊天。这部小说《我们相遇》，它的故事，是我在核桃树下同几个女学生（临时服务

员)闲聊听来的。

我记得女学生们向我讲完故事后，接下来便问我怎样去写这部婚外恋的小说。在我回答她们提出的问题之前，她们已经七嘴八舌议论了对这种事的见解。其中她们举例说到某高校周边大学生的“同居”现象，那些出双入对的小儿女们，虽非夫妻，俨然夫妻，当然，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当中多数人会劳燕分飞。我对当前中国出现的此种复杂新伦理现象做不出判断，也说不清她们提出的问题“爱情是什么”。但有一个方面可以做到，小说可以传达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是是非非，让读者感受到历史前行中的沉痛，甚至体察一个新的时代的启幕可能付出的代价。同时，让读者在同情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时，感受他们的人格力量。

我已经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有的长篇小说得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特别是我们这里的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宣传部长等领导同志读过小说后提出了宝贵意见，就更使我铭感不已！一部小说的出版，是作家同他的这部作品告别。这时候作家就像送别他的儿女去远方谋生，心情是很复杂的。我殷切地期望读者喜欢我的小孩《我们相遇》，关心他，爱护他，指教他。谢谢大家。

陈谷一

2004年7月10日

于繁忙中，汗流浹背时。

1

雨不知什么时候从云层里落了下来，轻轻地向城市飘洒。这是座绿化得很好的城市，树木很多，茂茂密密的树枝树叶滴着水，大街小巷沉浸在簌簌的幽响里。高悬在水泥电杆上的路灯，向冷冷清清的大街投下了昏黄的光亮，给走进深秋的城市添了凉意。天下着雨，又是深夜，大街上人少了，车少了，噪音小了，喧嚣了一个白天的市区安静了下来。

这个地区的《合水日报》社，在这座城市的北边。这会儿它冷冷清清地沐浴在桔黄色的灯光里。这天晚上值夜班的编辑陆续走了，现在走出大楼的，是一个姓名叫吉梅的女孩儿。

吉梅出现在门限的那会儿，她便看到了刚才给她打电话的那个男子的身影。那男子打着雨伞远远地站在街边的一棵树下，正看着他们报社的大门。他看见吉梅出来没有打雨伞，便向吉梅快步走了过去，吉梅也向他小跑了几步，很快站到他的伞下。这会儿的大街空荡荡的。他见街上没有车子，她见附近也没有人，有两天没见面了，他们便在伞下亲热地说了一会儿话。在他们旁边的花圃里，一片美人蕉开着红红黄黄的花朵。不过，在这阴雨天，这些

花朵垂着头像落水鸟儿，开得没有多少生气。

他向吉梅说了一句什么，他们便向前边走去了。在前边二百米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去那儿等候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走到停车站，他收着伞，她第一个钻了进去。车快来了，每天的最后一班车都能准时到站的。

从树上滴下的水珠儿，落在金属棚上响着嗒嗒嗒的声音。

吉梅从文件包里拿出一本稿子，“向老师，你给看看吧。”

“你写的吗？”他从她手里接过稿子。

“我正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她说。

他近来比较忙，要抽时间给她看稿子，哪来时间呢。“……不过，我被琐事儿牵扯着……”他说，“你不忙着拿回去吧？”

“向老师不乐意看吗？”

“不，我是在安排时间拜读哩。”他说，又问她：

“你准备先拿它到刊物发表吗？”

“现在说发表它过早哩。”

他突然转过头来，她看见公共汽车来了。

2

向晓建上车后，在车门旁边坐下，吉梅挨着他坐了。

夜间车上清静，向晓建又回忆起那天认识吉梅的过程。

向晓建自那天同吉梅认识以后，他脑子里这几天为什么总晃动着吉梅的影子呢，莫非爱上了她？

他，向晓建，是这座城市很有名气的作家。不，应当说，他在全中国都有名气。向晓建现在是专业作家，同省作家协会签了合同，正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

那天，向晓建出去散步，在洗尘河岸上走着，准备走到高桥，在

高桥那儿过河，从那儿过河后往回走，那时，在桥上，他认识了吉梅。

洗尘河是一条小河，有四、五十公尺宽。它从城外流来，穿城而过，楼房修在两岸，小河给市区增添了一道风景。小河是从高桥那儿流入市区。高桥离《合水日报》社很近。那天，吉梅和她办公室的戚小燕在上班两个小时后，处理完了一堆稿子，感到头晕眼胀的，便出来走走，准备走走再回编辑部，就这时他们看见向高桥走来的向晓建。

向晓建边走边看着河里，突然听到有人喊“向作家”，便转过脸寻觅喊他的人。一看，喊他的是两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儿。向晓建向吉梅和戚小燕微微笑了一下。这种笑了一下，是向晓建长期以来招呼他不认识的人的一种方式。在这座城市，经常有他不认识的人，同他打招呼，叫他“向作家”。要是往常时间，他在“笑了一下”后，陌生人同他说句什么，整个接触过程便结束了。今儿个则不同，在他“笑了一下”后，两个女孩迎面向他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那瘦高个儿瘦长脸的戚小燕掏出了《记者证》，向他一递，在他去接《记者证》之前，她说：

“向老师，不认识我俩吗？”

“认得。”他打量着戚小燕，在想着她叫什么名字。

“我姓啥？”戚小燕头一偏俏皮一笑。

“我正在想你姓啥呢。”说罢，向晓建牙咬着下嘴唇。

“不认识就不认识嘛！”戚小燕把《记者证》递到他手里。

“我认识你嘛咋能不认识呢，《合水日报》的大记者戚小燕同志嘛！”他看着《记者证》打趣说。

“你看证件才认识我的嘛。”戚小燕笑道。

“那儿的话呢！”向晓建硬着头皮扯谎。

“你说你认识我们，你说她叫啥名儿？”戚小燕转脸看着吉梅，要向晓建回答。

“让我想想。”向晓建眯着眼，故意做出思考的样子。

“去年，你在工人文化宫搞讲座，给我签名，你忘了？”吉梅说。向晓建的确忘了。

戚小燕收敛了笑容。她用眼神征求吉梅的意见，吉梅点头。她转过脸看着向晓建，说：

“向老师，我们有件事，要请你帮助……”

向晓建以为是请他作文学报告，“啥事？”

戚小燕说：“这会儿，我们正上着班，看稿子累了，出门来透口气，还要回办公室哩。向老师，你是不是跟我们去办公室坐坐呢？在办公室，我们详谈，可不可以呢？”

向晓建看着脚下的桥板没有吭声。

“向老师，走吧。”戚小燕凑近向晓建，要推着他走。

“我这种时候去打扰，不好吧？”向晓建有点犹豫。

“没关系！”吉梅说。

“走吧，向老师。”戚小燕推着他。

向晓建于是随她们来到了《合水日报》社副刊部。

向晓建刚坐下，电话铃响了。戚小燕拿起话筒，一听，是副刊部主任找她和吉梅。她说她和吉梅去请向晓建先生，现在刚刚回来呢！戚小燕放下话筒，说：

“吉梅，你留下谈工作，在这里陪向老师。主任来电话，说开编务会，要我们去一个人听听。”

戚小燕不等吉梅说话，她拿起公文包一阵风似的出去了。

戚小燕走后，吉梅给客人泡茶。她一眼也没有看客人，而是看着手里的杯子，一边往杯子里放茶叶，一边想着如何同向晓建谈事。

一直到现在，向晓建才注意了吉梅，发觉她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吉梅高挑的个儿，身材苗条，两只晶莹的眼睛扑闪扑闪的动着，两道眉梢略略向上的弯弯黛眉，缀在她光滑的前额上，十分好看；每当她淡淡一笑，那眉动了，脸生动起来，生动出一种动人的妩媚来。

吉梅送茶，把一杯茶放到茶几上，招呼客人喝水。吉梅见向晓建出神地看着自己，便冲着向晓建嫣然一笑，然后在离向晓建不远的沙发上坐了。

“向老师，我们副刊版要开个专栏，请你做专栏作家，不知向老师愿否？”

这事是他预料之中的。他很从容地点点头。“可以，当然可以。请具体说说对专栏的打算，我能否做好这件事。”

吉梅笑了。在同他还不够十分熟悉情况下，笑得很持重。她不属于那种轻佻的女人，连戚小燕的那种活泼她也做不到。

吉梅走到她的办公桌边，拿出会议记录向他说了一遍。

向晓建听完，真想说可以完全可以，但他把这话压了回去。无论如何，他不能因对眼前的女孩子喜欢就不加思考地做肯定的回答。他得稳重一点。他做着思索问题的样子，说：

“我回去，先写一、二篇，送你们看看，这样行吗？”

她点点头，“向老师你答应了？”

他笑笑，“还不能说是我答应了。”

她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看得很平常，又似乎不平常，包含着一种对他的感谢。

这里说的是前几天他们见面的过程。

吉梅有多大年纪？从神态上看，不过二十多岁；如果从她脸上的羞涩表情，好象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她去年在省城某大学中文系毕业。毕竟是大学生了，这确定她气质典雅，谈吐有序，有良好的文化素质。

公共汽车到了十字口，向晓建下车了。他脚踏上大街回头向吉梅摆手时，汽车“吱”地一声关上车门。看着远去的公共汽车，他跟着车子紧走了几步，然后才站了下来。

向晓建的家就在前边那个长满树木的小巷里。

3

向晓建突然生出一种失落感，他想着吉梅呆呆地站在那儿。

“喂！不走，等谁？”有人在他身后说道。

他一惊，本能地扭过头，原来是邻居老李。

“想什么哪？”

他有些慌乱。

为了掩盖窘态，不让别人看出他的内心活动，他说：

“出去喝了点酒，脑晕晕的，淋点雨清醒清醒。”

“我叫你二声，你都没醒悟呢。”

他知道自己刚才失态了。

“我下车时叫你一声，你没应，你走到这里又站下了……”

“我头很沉。”

“走吧，走吧，”老李拿过向晓建的伞，撑开，两人打一把伞，并肩向巷道走去。

妻子路英还没睡，还坐在客厅看电视。

路英原在印刷厂工作。后来，因为他创作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那年，路英提前退休回来为他服务。

屋子里热乎乎的。还没到冬天，就开了热空调，这么不经冷！人娇惯不得，女人更是这样。

“才回来？”路英看着电视，屏幕上一对男女正接吻。

“才回来。”向晓建回答。他话说出口了，才觉得无聊。她这么问，他这么答，完全没意义。说明什么，说明他心不在焉！

“快来看电视，好看得很哩。”

“不想看！”

“晓建，你不是要寻刺激吗？可刺激呢！”

向晓建不作声了。路英是他在印刷厂时认识的。她比他迟几年进的新华印刷厂。他是下乡知青回城安排工作。她是母亲退休顶替母亲招进厂的。有一次，厂里春节联欢活动，向晓建和路英演戏，她演的是他的媳妇儿。这件事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向晓建和路英谈婚论嫁开始了。向晓建后来调到厂工会搞宣传。工会办有黑板报，向晓建负责写稿子。写通讯，写诗歌，写故事，写了在黑板报上发表。有一次《衡水日报》的编辑把他在黑板报上发表的稿子拿了去，在他们的“洗尘河”文艺副刊上登了出来。他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写诗，写小说。作品不只上黑板报，还发表在省报省刊。再后向上海、北京发展，发表在全国大报大刊。向晓建就这么一年一年的写下去，一直写到现在。他这些年尝到了文学创作的甘苦，加入省作家协会，后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集，出版散文集，出版长篇小说。后来他和路英结婚了。他们过得幸福美满。在离婚越来越常见的今天，这对夫妻很稳定，从没有闹过意见。

然而，一直不动摇的向晓建，今儿个有了变化，好象有什么人在他们夫妻间的天平的一方加了砝码，天平失去了平衡。现在，向晓建拿出吉梅给他的稿本，翻了一下，想读，读不进去，脑子里出现了吉梅微微笑着的面影。

看稿看不下去，他便合上稿本，脱了衣服，上床躺下了。

但是，一闭上眼，吉梅的影子还是出现在他脑里。后来，他想这有什么呢？想她就想她，想着心里好受点。

他同吉梅接触，认为吉梅属于那种皮肤细腻，体态柔软，身材苗条的女孩儿。吉梅平时话语不多，眉目含情，其风韵和神态，要同她接触之间才能感受出来。

向晓建明白，吉梅和路英是不相同的女人。正象他读中国小说，读外国名著，在品它们味时，常常羡慕外国作家作品里那些风情。他品吉梅，把吉梅和路英对比，他突然感到他的生活中似乎少了一些什么。

缺少一点什么呢？

向晓建问着自己。

向晓建这天晚上失眠了。为女人失眠，这对向晓建来说，在他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社会承认他是一位作家以后，他遇见过不少女人。少女，女青年，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向他亲近的，向他献殷勤的，暗示爱着他的，不说有百十个，至少不下几十人。他在她们面前没动过心，一方面是结发妻子路英不能丢，另一方面他不敢担当被人指责为坏男人的臭名。因而这些年，因为他的坐怀不乱，有人说他太老实，说他爱文学不知爱美人。他呢，常常引以为自豪，说这种不乱，好比临睡前喝再浓再醇的茶水，他也能安然酣睡。然而，他同吉梅见面后，吉梅像那清淡柔和的茶水，不知不觉点点滴滴扰乱了他的心，莫非要征服他这个有社会影响的文学名人？

向晓建明白自己已经爱着吉梅。

向晓建失神地睁大了眼睛。门外是客厅，妻子在看电视，电视声隐隐约约传进房来。真烦！他真想向客厅吼几声，要路英别看电视了，不要影响他睡觉；但转念一想，今几个晚上情绪不正常，不说好，后来这句话没有出口。

向晓建被折腾着，一直折腾到路英在客厅关了电视，走进房间，脱了衣服，上床，他的心还是平静不下来。

路英躺下后，还想着刚才在电视上看到的爱情故事。她不想一个人想着那故事。她推推向晓建，想向他说说。见向晓建没作声，她伸手去扯他的耳朵，这回向晓建忍不住了：

“你要干吗呀？”

向晓建没有睡着，这使她高兴了起来。她要向晓建爱她一下，便把整个身子凑过去，脸扑在向晓建胸膛上说：

“你说两口子在床上还会做啥呢！”

但向晓建对她的挑逗，没有热情。

4

从向晓建住的城市去省城，坐火车要半天，坐汽车不到两个小时。向晓建的女儿在省城上大学。这天，女儿打电话回来，说她这个星期天回家过。

路英见向晓建近段时间闷闷不乐，提议女儿回家时，一家三口去“刘家铺子”玩，向晓建同意了。

向晓建已发觉自己思想走了邪路，真要同路英分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不但要面对路英，还要面对女儿，再说人家吉梅并没有表示爱他，说不定是他在单相思呢！

刘家铺子是以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小说里的趣事命名的。它是这个城市郊区的一处新建的“农家乐”，管吃，管住，管玩，是人们休闲例假的好去处，有很多人去那儿。

向晓建一家三口去的那天，刘家铺子人很多。

月光舞池是露天舞厅。这会儿大白天，放着音乐，许多人在草地上跳舞。都是一些青年人。他们在跳一种“进口”舞，不是迪斯科，舞姿怪怪的，跳几下，就仰起脸朝蓝天吼几声。吼的意思，向晓建不甚明白，路英更不知道他们在吼些什么。他们的女儿小倩觉得很刺激，不征求爸妈的意见便跑过去了，加入舞群跳了起来。

“这是什么舞呀？”路英问。

“十分现代的。”向晓建说。

“中国的东西好象全过时了。”

“莫非你想跳《十姐妹采茶》？”

路英不理睬向晓建，一边轻轻哼起年轻时常哼的采茶歌儿，有些句子忘记了，唱上句，还得想下句怎么唱。

向晓建笑了，扭过脸，怕路英看见他在笑她不高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嘛。”向晓建说。

“杂乱不堪！”路英鄙视地看着那些跳舞的年轻人。

“你女儿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标准。”

路英不理睬他。

“你讨厌这种舞，但你看小倩，她在那边跳得多欢呀。”

路英不高兴了，向他抗议道：

“我在唱歌，你不吭声好不好？乱扯啥呀！”

“唱完采茶歌，还要唱什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唱《社员都是向阳花》，还要唱《敬爱的毛主席》？”

“你不说怪话，不会牙疼的。”

向晓建哼了一声。他想，路英真他妈的顽固不化！

舞曲停了。小倩跑回了爸妈身边。她喘着气，问向晓建：

“爸，我跳得怎样？”

“你问你妈。”向晓建嘴一呶。

“妈，我跳得不好吗？”小倩偏过脸看着路英。

“你问你爸！”路英没好气地说。

小倩看看爸，又看看妈，莫非他们刚才发生了口角？

小倩突然说道：“爸，那个记者，你看在哪儿跳哩。”

“在哪儿？”

“穿高领红毛衣的……”

向晓建顺着女儿小倩的手看去，果然，是戚小燕，她正和吉梅一起跳。向晓建一看到吉梅，心跳了，连忙转过头。

“女孩儿都爱跳舞嘛。”向晓建说。

“爸，你们中年男子就不兴跳吗？”

“你要你妈去跳吧。她要跳的话，跳起来还真有劲儿。”

“我跳不来。”

“妈，你跳吧。要是你跳不来，我教你。”

“我没那个雅兴。”